

文有松
庫

特70
518

續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伯夷傳

司馬遷

屈原傳

司馬遷

卜居

屈平

漁父辭

屈平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泰伯

解嘲

揚雄

答賓戲

班孟堅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東坡

第二卷 放膽文

象祠記

王陽明

潛夫貴忠篇

王符

對楚王問

宋玉

項羽贊

司馬遷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賣相者言

劉覆瓿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貨殖傳一章

司馬遷

第三卷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說難

韓非

諫代匈奴書

主父偃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游俠傳序

司馬遷

說商君

趙良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逐客上書

李斯

諫吳王論

枚乘

論神怪

公永

第四卷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王命論

班彪

機論

馮用之

本論

六一居士

諫論

蘇老泉

觀過斯知仁論

蘇東坡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續楚語論

蘇東坡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論志

朱伯賢

第五卷 小心文

過秦論

賈誼

過秦論

賈誼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報任安書

司馬遷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論魯粟

鼂錯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政事堂記

李華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第六卷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報燕惠王書

樂毅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答蘇武書

李陵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陳情表

李密

却聘書

謝枋得

第七卷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蒯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言傳喜書

何武

梓人傳

柳子厚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生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柳州

待漏院記

王元之

以上六十八篇

目錄畢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一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 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放膽文 鹿兒嶋縣 平田宗城增補訂

進學解 韓文公

補韓文公已見正續○唐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元和元年為國子博士後為四門博士及為御史之後又遷為博士矣及元和八年愈以數勲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發明已意執政奇

圖明鄒守益字謙之號東郭安福人正德進上至國子祭酒益文莊補明焦竑字弱侯號漪園南京旗手衛人官歷翰林修撰病免杜門著書補李廷機已見正續

貞元德宗年號

元和顯宗年號

不遷一作

下逮

咬後通

公叶韻

蘇本音 輔音 韻林 卷之一 廣府 蘇本音

其本遷比部郎 中史館修撰

設為先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圃茅坤云陸然

起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

鳳洲日議

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圃茅坤云告論體占小善

論是舉業

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垢磨光言

正印

就人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音孰云多而不揚圃茅坤云合音

四語可謂

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

名言然文

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學者言未既有笑於列

公之意微

者曰先生欺子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曰

有會善

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

圃六藝謂

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兩句是讀書法貪多務得細大

六經

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

先敘此四

勤矣以上極其砥排異端攘斥佛老圃茅坤曰一生

極也

補其罅漏補綴緝也其色裏也謂綴緝張皇幽眇之道

圃其補也

則鋪張而廣大之尋墜緒之茫茫圃茅坤曰獨旁

此兩句見

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廻狂瀾於既倒先生於儒

文公有切

可謂有勞矣以上極其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

于斯文處

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周誥謂

圃姚姒姓

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是也 佶屈聲音牙難讀

謝疊山謂

殷盤謂盤庚上中下三篇是也

文公作文

春秋謹嚴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

專占地步

數段于設

莊騷莊子太史所錄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之同

其曲辨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補

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以上稱為人成

此下言其不遇正破無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鼠南夷

州陽山三為博士穴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

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

知慮此而友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

音細木為桷音角詩之典禮構榑侏儒椳闔居音角

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

青芝四者皆貴藥玉札玉屑也丹砂也○關赤

牛溲音瘦馬勃敗鼓之皮藥牛溲牛溲也馬勃馬尾菌

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

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

楚廢死蘭陵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鄙儒

數萬言而卒因葬于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

考異或

憲考異諸

主張全在
不見信不
見助數語
也補亦事多
法句長短有

設為先生
解弟子之

榑一物

何孟春日
以匠氏醫
師引起宰
相用人意
自是正理
有規諷時
相意

繡紆餘才
優也
榮音落

是弘文苑
作以興益
宋初以諱
避大祖之
父弘殷

議論正大

續文選 韓愈詩林 卷之二 鹿苑集 鹿苑集

此句含不 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坤云

此先生是 賢不過正以自解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法坤云

自謂對弟 分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

子之言此 而不顯於眾四句解前猶且月費俸錢轉歲糜廩粟

讀之見其 子不知耕煩不知織乘馬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其疎漫 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

反謂稍食 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圃茅坤云名亦隨之振開

見道之言 置散乃分之宜上四句解動輒得咎若夫商財賄之

是地安高 有無計班資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

處 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楹也樅大柱也

有閱亦有 杙音亦 杙音亦 杙音亦

杙音亦 杙音亦 杙音亦

照應世用 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陽即菖蒲

服豨身不老 尤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二段

說之 孫盛夫評韓吏部進學解王川子月蝕詩莫不披地

倚天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

駢駁馬大旨出于揚雄解嘲東方

洪容齋評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

為解朝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于崔駰達

前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某

句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洗矣

鄒東郭評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其字句全得

左氏妙處初學讀而久之則下筆自有沛

然之 又評韓昌黎作進學解觀前諸生業患不能精

四句及後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四句此意

玉川子盛 全之号嘗 為月蝕詩 昌黎稱其 工

讀文章軌範平水 卷之二 范已島孫川行

於學者極有補余選續文章軌範首取此篇而終之以待漏院記若先處而後出也與墨山先生先出而後處正相反莫後學熟讀此集出而有為于天下云

伯夷傳

司馬遷

圖前漢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也為太史令著史記百三十篇○進學解後繼以伯夷屈原傳者見二人亦儒之流不可不發其傳也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圖謂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圖司馬貞曰尚書有堯典舜典堯

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

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

大統○圖司馬貞曰言天下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

按六藝周禮之外古書指六經史滑誓傳序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又孔穎達易題下正義按經解之

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亦稱經乃亦可以證也

若是之難疑無許由事繼言親見許由家又疑其事可信正太史公妙處

此篇妙處在敘事與議論間雜而玉鳴陽少之作者訂伯夷傳

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圖之逃隱及夏之

時有卞隨務光者○圖不愛○圖司馬貞曰說者謂諸

卞隨務光等敢湯讓之天下並此何以稱焉太史公

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圖但言其避讓非

也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

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圖

概也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

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逸詩可異焉○圖深婉

即采薇詩異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圖

是傳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

亦自可矣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

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

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薇蕨及。餓且死。作歌其辭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以武王暴。臣易。殷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

矣。今逢此君。臣爭奪則我安適歸。于嗟祖兮。命之

叩与扣同

程子曰。史則伐紂非

記所載。諫其本心亦

詞皆非也。自可見。

武王伐商。篇中用怨

即位已十。字命字天

二年矣。安。字名字為

得父死不。眼目。

葬之語。即歌辭。其有怨

○兒惟肖。其有怨。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此又因論

感慨之情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無恨悲歌

感慨之情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無恨悲歌

感慨之情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無恨悲歌

感慨之情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無恨悲歌

感慨之情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無恨悲歌

感慨之情

上下千古

無限悲歌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亦自可矣

惟切音催 回跡概及 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

惟切音催 難仰目慈 世人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結言天道孔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此兼言天道雖有不信處然

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言名卒舉世混

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操行

此指擇地而蹈以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貧夫狗

財烈士狗名夸者死權者至死不休衆庶憑生恃

矜其生也○終上文各從其志意至同明相照同類

重謂仁不 惡報應之 仁義不義 論太史公 之類輕謂 深疑之東 死生大壽 坡三槐堂 之類 歸言此皆 惡史作馮 歸于天之 未定則善 惡之報可 音危

睹史記諸 本作觀 然無疑矣

必然後曉

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

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顏回因孔子巖穴之士

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思能施于後世哉

羅錦山評太史公伯夷傳文章絕唱也以求仁得仁

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求

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惟

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

公正發憤者每遺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

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

輕在彼況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伯夷叔

唐荆川曰 青雲之士 謂聖賢立 言傳世者 非謂登仕 路也京房 易占青雲 所覆其下 必有賢人 隱逸民傳 替康草有 青雲之志 陶弘景見 葛洪方書

吉貞之音 九苑平沐 卷之一 七 邑已鳥孫川行

鄒東郭評 此篇傳伯夷而先叙登箕山見許由家云 云者可以知司馬公考究甚精處且敘事 有體而拳天道善人道斷 乏其殆傳文之深遠者矣

林次崖評 此傳就伯夷出處上生一篇議論與尋常 列傳不同益傳之變體也屈原傳亦然其 言伯夷顏淵為善而遇禍災盜跖為惡而 獲福壽益重有所感終之以各從其志則 正人君子之心 遷已知之矣

李九我評 余讀揚升菴語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 首其太伯列傳首伯夷實讓也夫嘗不嘆 其研精史學後讀太史公自敘曰太伯避 歷荆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闢廣越 僚賓服荆楚大差克禘子胥鳴夷信乃親 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節乃 知升菴之論本此又讀朱子文曰孔子推 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怨 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于怨至得孔子而 名益彰不怨由光不少極見則向之西山

得史記作

茅坤評論 歸于正處 份評妙處 在難引起 傳數若出 諸口而縱 橫變化其 詞其端尤 持壞說后 人有改正 伯夷傳者 釋矣

此傳信然 餓渴數日 何怨此太 亦壁賦步 此傳信然

孫盛夫評 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來言者 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 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 然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家則信然矣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太伯伯夷許 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觀此太史 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 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嚴立于其前以無 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于聖人是以無 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叔 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 睹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發于怨矣 敘其事述其歌申之曰怨耶非耶其末難 引經傳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得夫子 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問者之人欲成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于六藝而已孰謂子長愛奇哉

屈原傳

司馬遷

圖表以棟曰漢武帝命變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嫺音閑此句為后面許多終言張本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此意獨詳蓋亦自寓已意

唐荆川曰謂好色云者以離騷有慮妃等事然原特借以思君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也離騷者猶離憂

也夫天者人之始也自此至與日月爭光可也論屈原之作騷於傳中難以議論傳

無此體故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

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

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

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

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

耳非如國
風之思也
然太史公
亦假借用
之耳

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
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
通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

容自疎濯淖音撓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蟬蛻也

緇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此下歷敘其事
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
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

能絕齊秦願獻商於地名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
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

詳張儀事
為屈原諫
楚張本

昔人咏楚

楚王史記
作懷王

懷王有詩
云六里青
山天下快
張儀容易
去還來諷
刺甚婉轉

人方忿怒
欲殺已乃
請往此處
在他入則
不敢想儀
亦料得王
過然亦見
其粗心膽
大也

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
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
虜楚將屈匄音益遂取楚之漢中地楚王乃悉發國中
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
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
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
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
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
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
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

吉貝之音
九絕平木
卷之二
十一
楚王史記

懷王不用平言死干子蘭人咸答之頃襄王反用之而抑屈平免死幸矣

以欲反字不可以反字形出屈平心事

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未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
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
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
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秦趙趙不內復之
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
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
既嫉之雖放流賸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其
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
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

敘事未畢中間又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異同皆斐然也惟伯夷屈原太史公所重蓋故詳論之

易作澤史記作泄注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注周易王輔嗣注澤不傳汚之

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為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止此語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

謂也

楚辭文選
作屈原既
放遊於江
潭無被髮
二字

唐荆川曰
昔論醉
醒之說謂
醒難醉尤
難余謂醉
醒也醒
不厭世塵
醉非善醒
味非善醒
若馬善醉
哉

摘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之職

曰然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

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

於物漁父此奇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

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餉其糟而啜其醢餉

也糟酒滓也以水擗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察潔受物之汶汶汶汶

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

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司馬貞曰溫蠖猶

哉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

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孰音 眴兮窈窕孔靜幽墨徐廣曰眴眩也張守節

高澤深視之 窈結紆軫兮離騷之長鞠王逸曰軫

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利方以為圖兮常度未

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章畫職墨兮前

度未改墨也楚辭職作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

正不勤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

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司馬貞曰下音戶鳳皇在笱兮雞雉翔舞王逸曰同錄玉

窈窕楚辭
作香香墨
作默
寬楚辭竹
鬱楚之竹
愁而誦作
屈
由楚辭作
迪注同
楚辭直作
厚重作正
正作健
楚辭幽處
易地味下
有職字
楚楚辭作

圖李光縉
云太史公
曰乃作懷
沙之賦遂
自長沮羅
以死見所
以死見所
此賦故太
史公獨載
之

楚辭天下
有惟字無
之字如作
固吾作余
之二字
楚辭無余
字兼作傳

潘楚辭作
楚辭作

楚辭會作
舒虞作娛

楚辭會作
記作數
沒楚辭史
記作歿

自古以忠
受害者何
限自投江
以死則非
矣故不滿
人意啓后
賢許多議
論
胡思泉
云此傳是
因屈原憂
愁幽思而
作離騷既
被放而投

石兮一粟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卷不知吾所臧

補王師叔曰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

窮不得余所示語也補王逸曰邑大群吠兮吠所怪也誅

駿補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

異采補王逸曰言已能文能質內材樸委積兮其知

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措兮

孰知余之徒容補王逸曰重華謂舜也司古同

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願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之

有象補王逸曰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

哀兮限之以大故補王逸曰大亂曰補司馬貞曰王

也所以發理補據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補司

其要而重補意也補浩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補司

各汨音事補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補司馬貞曰楚

曾，險恒悲兮永嗟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

分補王逸曰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補伯樂既沒兮驥

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補王逸曰定心

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悲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

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

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補汨

汨羅以死為之憤恨故其中雜以議論故亦為傳體之變

鄧明字評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亦

有感而然隨流揚波者不至于俱醉亦不必獨醒所謂與世推移者也

鄒東郭評史敘事繁而不亂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

得屈原之心而世之人者讀此可以知我矣

唐荆川評余讀賈太傅賦云騰九州而相君兮何公懷此故都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意者若二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過者不忍見宗國之傾危殉節以死為過耳善乎蕪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日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于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此為通論然愚謂以葬魚腹者葬虎關斯死得所矣

虎關即武關

卜居

屈原平

圖屈原本傳即在上下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

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

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歎歎章法句法○圖王逸朴以忠

乎將送往勞來意素斯無窮乎圖王逸曰寧誅鋤草

苟以力耕乎意去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

以免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

保真乎將從俗音促慄斯圖王逸曰嗶伊音握嚙音

章大吉曰居處也謂立身所安之地非居室之居原以懷王信諛黜賢設為疑辭以卜所處非真疑而問也問詞大都以廉貞獨立與詢諛從俗分說寧守與將守有疑

能以身之察察，潔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

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

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吾纓。也。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遂去，不復與言。

洪容齋評：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

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賦以

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二京賦，以憑虛

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

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以襲

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矩也。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太白

文選醜作

醜辭作何

故懷瑾握

瑜而自令

見放為

楚辭作何

御無

足驗憑虛

以茲敘事

亂辭中間

作歌如前

赤壁之類

用倡日少

歌日多賦

尾作歌如

齊梁以來

諸人所作

用此篇體

董份曰：此

篇敘宴樂

之趣而發

端歎語尤

清洒風塵

之外者矣

此老胸懷

有須弥大

轟豹日坐

花句切桃

李園醉月

句切春夜

此兩句真

有排闥八

荒欣榮萬

象氣聚

補李太白
已見正篇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客舍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日月如流，而浮生若夢，為懼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詩

畫短晷，夜長。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

我以文章。思用洗手，一轉更有許多。生會桃李之芳園。

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惠連。謝靈運族吾人

詠歌獨慚，康樂。靈運襲封。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

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

不成，罰依金谷酒數。金谷石崇園名在洛陽一名梓

酒三觴。澤崇嘗會賓客大飲園中賦詩

不成者罰
酒三觴

朝陟交反
答客難解
朝答賓戲
及進學解
等皆押韻

唐順之曰
此祖東方
生答客難
技葉文采
過之其一
氣渾成則
相去遠甚

李廷機評此序為春園夜宴而作不惟描寫當時光景奇艷精絕即用字用句如逆旅過客
我假我坐花醉月等字其見錦繡心腹非後之序宴游者所能彷彿焉
茅鹿門評字僅百有奇而逸趣幽懷流連

解朝

揚雄

闕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為郎中給事擬周易太玄擬魯論著法言王莽時為黃門大夫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位封后父曼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安靜○闕呂延濟曰淡泊無為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無祿位雄解之號曰

傳音播

曾不能三
字直管到
論者莫嘗
止

解朝其辭曰客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珪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較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侍記在命馬門又曾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說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技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疎四布也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遇侍郎擢纒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

四文選作
數
漢書細作
織間作倫

獲助曰此
應上未丹
其數意以
下敘戰國
之分離以
起大漢
矯翼二句
喻志婉切
字巧句奇

拓落也拓落猶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

穀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

逸逸喻在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恣意所存故士應上世或自盛以豪范雅入秦或鑿

坏以遁坏與不同普回切屋後墻是故鄒衍以頡頏

而取世資張說日頡頏猶說異也○詩如風而

孟軻雖連蹇意而為萬乘師今大漢從君左東海

右渠搜在陰前番禺州廣後椒塗陽東南一尉西北一

侯官微擊以糾也墨制也以鑢鈇散以禮樂風

漢書文選
制作製

相交微以

相交微以

顏闔事出
淮南子

字巧句奇

字巧句奇

圍遠力長

切上聲

王偉曰今

大漢以下

正與上文

四分五剖

糾墨四句

一言刑罰

一言教化

激刺散風

等字甚是

奇巧

華坤云此

數句即各

容難將數

句意

此應上世

之士以申

前意

此言人才

保國重

勢文選作

比于箕子

微子

伯夷太公

伍子香大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倚廬喪居漢律不行三

其心也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歸于八區也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戴維垂纆張

冠也而談者皆倚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墨與

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

相夕失軌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勃解之鳥乘雁

集不為之多日來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股

墟二老歸文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蠶存而越霸

五殺百里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

危穰侯蔡澤以襟吟沈意之而笑唐舉故當其

危穰侯蔡澤以襟吟沈意之而笑唐舉故當其

危穰侯蔡澤以襟吟沈意之而笑唐舉故當其

危穰侯蔡澤以襟吟沈意之而笑唐舉故當其

危穰侯蔡澤以襟吟沈意之而笑唐舉故當其

危穰侯蔡澤以襟吟沈意之而笑唐舉故當其

九流平木
卷之二
龍兒島系刊丁

夫維漢書 越霸漢書 作粵伯 戰國策兵 師道注雅 音雖以目 澤以漢書 作難 蕭何曹參 張子房陳 平周勃樊 會霍光 漢書二無 並作亡 漢書談下 有開字擁 下有帝字 齊桓見復 事出于呂 氏春秋

獲助日此 段即上邪 行孟與教 句意俱再 申其意而 文不重疊 所以為作 手 此段從臣 上說

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應首或解縛法而相作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七十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干乘於陋巷或空隙蹈瑕推抗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悅肩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倪音俯

世何以異

唐荆川曰 解嘲一書 蓋揚子一 生得意之 文畢竟心 術難抑

高漢書五 臣作宗

王士性曰 雄以才不 擅當代顧 不能守玄 嘿以終身 而附奉賊 頌其功勳 傳弄大夫

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以開而罷之言不任用也且吾聞之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易衰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而福壽攬奪者亡言執權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道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如何也即易地今子乃以鷓鴣而笑鳳凰執螻蛄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女之尚自吾亦笑子病

讀文音 九苑平本 卷之二 十九 龍已為孫刊訂

卷之十一 廣文彙編

之羞亦足
悲矣
此又應上
世之士復
中前意且
章法整齊
招五臣本
作拉

林希元曰
五也字相
次而下若
貫珠然

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
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
折脊摺骸格免於微索翁肩蹈背負懼扶服入秦補
向曰睢初入秦道遇穰侯穰侯知藏於激功萬乘之主介
王奮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
涇陽抵擊擊音紙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
也頌音頌頌也折頌涕唾流沫言其西揖強秦之相
搯音搯搯也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
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洛陽高祖婁敬姿輅補輅胡
當曾以輅車也脫輅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
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乘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

漢書古作
樓昉曰此
用一故字
轉文法又
用四矣字
愈見精神

惇漢書文
選作詩
此段覆繳
上啓下時
字意

謬李善本
作非
山旁堆欲
落曰城
柯維驥曰
此段正答
客范蔡以
下評

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呂刑周穆王命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河造
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惇矣有作
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于
成周之世則謬矣左氏傳曰周公制有談范蔡之說
於金張許史之間金日碑張安世許則狂矣夫蕭規
曹隨蕭何規畫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
坻墮音却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
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
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于章臺章臺四皓

讀史章軌範平本 卷之十一 平 范已為孫川行

采榮於南山補四皓隱於長安公孫創業於金馬孫公

弘對策于驃騎發跡於祁連山名○補驃司馬長卿

竊贊於卓氏文東方朔割炙於細君也僕誠不能與

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鄒嶧山評此又是一樣文字體格其實寓譏時之意

凌稚隆評此間文意凡四轉說出人才出世升落之

論

答賓戲

班孟堅

補後漢班孟堅名固彪之子明帝時授蘭臺令史典校秘書著西漢書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

季廷機曰
歸結只在
太玄兩字

後漢明帝 李光縉曰
規模全倣
年号

愚恐憾字解嘲中間
多是醜邪

漢書喻作 崇正未後
二結不能

漢書一作 忘情于利
達却露出

言左襄甘 便輸子雲
一若

章書彰作 黃洪憲曰
連連作煙

皇煥作煙 先安頓取
文選作暎 舍著作四

漢書無絃 字以下正
是諷其舍

進取 著作而攻
唐寅曰孟

堅此篇

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

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

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

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贊時而獨彰是

以聖哲之浴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由此

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

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

譽補孟康曰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

振拔滂鳥卧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

皆自說自
謂之語欲
以自重適
以自輕繼
后来辨取
得止亦無
甚占地步
處

震徒樂枕經籍書紆也體衙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
後也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
記維終也。以年歲然而器不賈音于當已。猶當用不
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摘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
最也。上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
使存有頭號。名亡有美謚。不亦優乎。暗指主人道
音爾而笑曰。若實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
實守突音與之焚燭。光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
王塗無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騫。於是七雄
虓關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馳電激。竝

漢書無也
字乎作摩
篇內皆同
所謂上有
斯宇世作
執發作突
仰作印取
作御
大雅闕如
虓虎
漢書戰下
有而字嘗
庸才亦得

起而救之。其餘姦音飛景音附雲音煜音明音其間
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鏘鏘也。鈇刀
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
顧盼而捐相印。夫嗽聚聲發投曲投合感耳之聲。合
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
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
也。及至從人合之。衛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商
鞅挾三術。伯帝王以鑲孝公。李斯奮時勢。而要始皇。彼
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
富貴。闢劉良曰。言微。微。微。乘。邪。陰。朝。為。榮。華。夕。為。骸。

煙作煙書
上一作壹
印下有也
字
摩文選作
磨

漢書連作
忤塵作雲
求作來作
夕而焦瘁

及至以下
言不正必
速敗以見
其不足貴
王廷相曰
朝華夕悴
福少禍多
之言真足

德也。章軌絕平林。卷之一。三十三。電已馬孫川丁

漢書激作
微道作道
乃作延篇
內皆同以
作故

傲夫倖險
者。凌約言曰
以功字喚
起名字正
解亦云名
而已矣

此段敘大
漢之盛僅
亦描寫句
法尤奇絕
可嘆

頌福不盈。晉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

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為立。韓非設辯以

激君呂。章。行詐以質。音國說難既道也。其身乃囚

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

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

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也。恢皇綱。基隆於義

農。規廣于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謂李善曰。炎。如日

威之。嚴也。如神。函。同。含。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

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餼。同枝附葉

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三也。天地二。兼聖天子為三。言如其天地。今吾子處

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覩。日曜明也。欲從整

敷。小丘也。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

未至也。寶曰。若夫軼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

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

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陶。謨。虞。箕

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傳。巖。周。望

兆。動。於。涓。濱。齊。甯。教。聲。於。康。衢。作。歌。漢。良。受。書。於。邳

琅。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音。故。能。建。必。然。之

樓防曰。河
聞指聖人
有定之
論以下牙
觀指吾子
幸游帝王
之世以下
此以默而
已乎。生下
議論
此下答以
上古之士
分二項昔
者咎繇至
勳也言古
之士乃其

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補陸優游不仕新語以

興董生補董下帷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

聞揚雄譚思補李周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

究先聖之壹興補壺苦本反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

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

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

身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

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

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

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

自集意

漢書亞上此言已之
有其字欤所守至師
作與無伯表也止
字無柳字
而作於

凌推隆曰
且吾聞以
下言屈終
必伸不必
求名而名
自集意

寶又不聞和氏之璧韞于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

乎歷世莫能古視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

而流光也應龍補有翼潛於潢汗魚龍補有鱗之列

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吳蒼也補

徐廣曰補踈與據同謂以足載持之也音據故夫

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

珍也時暗而久章應名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伯曠

師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

般輸般音推巧於斧斤補推音良王樂伯伯

能於相馭善相馬烏獲抗力于千鈞和泰西鵠扁發

結應上

結應上

卷之一

二

馬已馬系川丁

亦正大
董份曰兩
喻最占地
步詞亦壯
偉
歸有光曰
收上兩喻
而以君子
之真配之
甚有關鑿

凌推隆曰
引牙曠諸
人與上引
伯夷諸人
是一正
反文法
以斯文二
字結應上

漢書走作僕

著述為意

精于鍼石研師計然之名采桑弘心計於無垠

走謂亦不任則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于斯文

章大吉評聖哲重功名而輕著作徒馳騁摘蕪無所

一時然風移非迂不通非君子之法如商

李朝榮夕疾韓呂囚身墜宗豈若孔孟哉

大漢摩越帝土同符天安可戰國時志

物著滋零落於天地耳安可戰國時志

其游論也又言鞅斯固不足道上古之士

豈盡然乎夫卓陶諸臣以神交陸董諸賢

以文顯而吾徒師表迺在夷惠孔顏且聖

哲有同異慎修而名隨觀諸珠璧應龍君

子豈有暗而不久章者哉牙曠輩絕技雖

不敵廁而斯文自娛然固無妨于名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孔德璋名稚圭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齊

南齊書孔稚圭傳不載此文

茅坤曰首假山靈物

移之意注論云先處

而後出者尚未論入

事實筆氣蕭洒寫景

絕似田沙成口

林字履字下得甚工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假山靈而言○圃鍾山山名後

遺趾英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

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

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覬履

萬乘其如脫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閑卷天下聞風吹

於洛浦周靈王太子晉吹笙值薪歌於延瀨蘇門先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子以此終去固亦有焉豈期始

終參差倉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悲慟

也蒼黃反覆素絲也揚朱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

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或嗚呼尚生

不存尚長仲氏既往仲長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

周子謂雋俗之士後通與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

學道東魯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

不若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

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恭隱几而編吹州堂濫巾

北岳言顯盜名草堂濫服幅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

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

李九我云此段方說入周子句句垂金字字敲玉說之令人賞心留時不巴

羅大經曰鬼以道與

拉許由傲百世歲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嘆幽

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譚空空釋部空空以空明

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而謀湯涓子

不能涓子存人餌水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善日蕭子良古今篆隸文赫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登筵上焚芝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

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館墨金章銅印也漢書秩六百跨屬城之雄冠

道之十不終南少室之流與有

可同年語

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若處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後以道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乃知北山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不

也
風雲石泉
兩句甚奇

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橫
法廷久埋敵朴誼豈犯其慮謀詐倥偬倥偬苦也窮困意下暇給

也俗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關郭陽常綢繆作酒賦

於結課每紛綸於柝獄籠張趙於往圖漢張敞遷至山陽太守趙

廣漢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後漢卓茂遷密

恭拜中牟令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內史武

三輔左傳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註九州之牧貢

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標音入幕

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颺

寫霧出搔黃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

錄文選作
錄

劉辰翁曰
王介甫最
喜誦移文
愛其高霞
孤映教語
以為奇絕
蓋其用字

用句全是
散推出來
自爾膾炙
人口

以下又假
山靈之意
移之不許
再至

叙述山靈
譏嘲懶愧
之狀无一
毫烟花氣

更覺奇思

王士驥曰

剪裁結斷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疏廣投簪疏黃東海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詭慨游

子之我欺悲無入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

非林淵之慙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逸議西

乃首陽山也夷齊歌曰馳東臯之素謁關阮籍奏記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馳東臯之素謁關阮籍奏記

東臯之陽輪黍稷之今乃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

稅以避當塗者之路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

投於魏闕象魏也言其或假步於山肩豈可使芳杜

厚顏辭荔蒙取薛荔香草也碧嶺再辱丹崖重溱言

之草木且蓋見周子周子塵游躑於蕙路跡也汚淥

尚何面目復見山靈乎塵游躑於蕙路跡也汚淥

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宜肩袖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更覺奇思

文選李善
逸趣。

註引高士
傳與此文
全同

佳並曰誌
之兩脈風
生恍然羽
化客矣

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

郊端。於是叢條賸噴。膽疊頰怒。魄或飛柯。以折

輪乍低。技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為君謝。逋客俗士通

也。歸有光評。此等文字。活潑若。通巧。描寫真切。若美女

傳情。婉媚真絕。倒一世初學。熟此。自不

于議
論矣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東坡

蘇東坡已見正編。○嘉祐二年。歐文忠公
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
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歐公。歐
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固
為子固。歐公門下士也。乃實公第三。復以春
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

嘉祐仁宗
年号

以君子長
者四字破
忠厚兩字
的當

盛世之忠
厚如此

此見衰世
而忠厚之
意猶存

諸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
一頭地士論洵洵久乃信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愛民之切。

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有一善。

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

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

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

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

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

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

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

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

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

寬。四岳曰：「堯典：『見。』」堯曰：不可。蘇方命，圮族既而

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蘇

也。然則聖人之意，姜云：「曲有味。」蓋亦可見矣。書曰：「爾雅：『謂。』」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

矣。可以賞，可以無賞；爾雅：『謂。』」堯曰：不可。蘇方命，圮族既而

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蘇

也。然則聖人之意，姜云：「曲有味。」蓋亦可見矣。書曰：「爾雅：『謂。』」

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

矣。可以賞，可以無賞；爾雅：『謂。』」堯曰：不可。蘇方命，圮族既而

禮公族有罪及三省

姜鳳阿云

皇陶無殺

人事他

舉難事

映出來

狀虛為

文法形容

迫真處

爾雅坤云

將虛情作

實案

李九我云

精銳之氣

如長江大

河一泻千

里

詞華燦爛

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明者而不行于爵

祿之所不加也。功之可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

鋸之所及，明者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罪之可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爾雅

又轉：「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

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照起

精：「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

至也。詩曰：「爾雅：『謂。』」此二句：君

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

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

刑賞忌厚。

歸重仁字

於忠厚之

意觀貼

姜鳳阿云

未寒夫子

作春秋亦

刑賞忌厚

以繼堯舜
禹湯文武
之意可見
一進之傳
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補茅坤云
因其褒貶之義以制

羅景綸評莊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法極熟此書

故其為文駕虛行危惟意委到其論刑賞

也曰殺之有省之有故天下畏其論法

茅鹿門評東坡試論文字悠揚宛宕

男 惟和參校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一畢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二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 竝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放膽文

象祠記

王陽明

補王陽明
已出正編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宜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

靈博山名
在古之三
危西裔之
地

王鳳洲曰抑之揚之何等奇妙

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音居

語助猶言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

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

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庫之祠唐之人

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于

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庫而猶盛于茲土也胡然乎

轉巧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鳥

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于羽既格補火之後

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

師古云有當祀兩以胡然乎設今鼻亭是難文法亦也

茅坤云一唱三嘆餘音嫋嫋

反覆辨論如走盤之珠晶光琅

此意絕妙文勢亦自圓活

善融會書意

見化于舜本集作既化於舜

即管蔡之當誅以明象之見化別有一種奇思李廷祝曰把象祠說得凜凜動

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

久也此段歸在舜身上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鳥

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瞽聾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

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

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

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

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

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

安于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 禮記卷之二十一

王鳳洲云用始終意拾收上剖判得好

議論有閔世教

豪卿父曰此結雙關

一規諷安

宣慰意說

者詳之

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又進其殆。做於舜之封象。歟。

吾於是蓋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

此段歸在象身上。見象之化於舜。却重在此。意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

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

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此似引導。猶可

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此似

安宣而猶可以化之也。

王荆石評。思淵粹冲夷。渾雅讀之。洒洒快人。令人

感激。蓋天地間有教文字。未易多得也。蘇

穎濱嘗云。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

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未見

太尉也。於此文亦然。

鄒東郭評。此篇行文。思致婉切。議論深長。未一

許穎陽評。一篇文字。多少。閱鍵多少。意思多少。精神

王鳳洲評。陽明先生以理學名世。作象祠記。亦是一

畫先生之厚藉矣。

李九我評。只是象祠記。說到舜德之入人。深又說

出如入。錦綺之肆。燦然奪目。荆石先生最

善此篇文字。謂絕世之才。不多。觀見然則

陽明此篇。非有天才直臨時。杜撰不得。

潛夫貴忠篇。漢安帝朝。王符

補後漢王符字節信。耿介不同於俗。以故遠

不得升進。隱居著潛夫論三十餘篇。後漢書

本傳載五篇。貴忠篇蓋其一。○和安之後世

務游官。而符耿介不同於俗。乃隱居著書。以

譏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足以觀當時風政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補陶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補猶謂之盜，補本介子左傳況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

句法勁拔

許穎陽曰有左法

五上東漢書有夫字

繫辭上

日東漢書作旦

是四子十
六字彈文
說倒竊位
之人十分
痛快

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補息夫躬董賢皆西漢哀帝時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句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日富貴則捐親捐舊言言當實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譏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

癩音關小兒顛病

援喻歷歷有據果是不易之談

深中膏旨議論

詞氣豪雄直貫到底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文詞儘工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補章懷太子曰。夫鳥以下曾子之文也。亦見太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圍也。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

疏之凜然

而圖泰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許穎陽評。潛夫著論五篇。獨此篇抑揚反覆。曲盡人情。足為入臣箴規。尤足為貴臣永鑒。

對楚王問

宋玉

補楚宋玉。郢人屈原弟。子仕楚為大夫。

幹旋得巧

看他幾轉一段緊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

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轉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轉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

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更而魚有鯤

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

杏冥之上夫蕃籬之鷄有力量圃張銑曰豈能與

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

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音似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

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

哉

總叙二句

李善本無意外生意

四字

蓬蓬一本凌駕手

作蕃籬

妙在故非

獨一句微

策精髓處

未方說所

以不卷之

故

羅景綸評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志在魚躍

夫子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窓前草欲

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皆是于活處看如

宋玉對楚王問其中鳳凰上擊九千里一

段心胸何等開闊筆力何等活動都是拖

物景做自家生意所以描寫出來自是迥

別且占地步

鄒東郭評

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

真西山評

此後世設問之祖

項羽贊

司馬遷

把華本作

大史公列

羽于本紀

何也博王

既底項羽

主命從其

實而紀之

也然羽記
以高帝紀
年亦明天
命之有野
歸意

興亡二字
相應

錄與舊同

非有尺寸揚乘勢起龍取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
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
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
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
師古謂霸王之業可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
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上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鄒東郭評通篇說盡項羽自亡之實而未
識其天亡之謬可謂簡而盡也

王鳳洲評英雄思慮畧相同余觀高帝微時
終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
也始皇游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
曰彼可取而代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二

雄技下之敵則威加海則力拔山悲
歌慷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雄哉觀
此贊成敗之分知力
之不如名義決矣

唐荆川評齊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重瞳子未必
皆仁勾踐長頸鳥喙而禹亦長頸鳥喙而

長頸鳥喙未必皆不仁彼皮相者烏足與
論士哉此贊言霸力已極直從重瞳著異
開過矣自太史
公始不可改除

茅鹿門評文可百餘字而一抑一揚簡勁奇拔曲盡
項羽興亡始末且以重瞳著異聞却是筆
力高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詩書二字
提綱與末
書傳二字
相照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禮補禮古神
字去聲積德累功
天下之難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

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商周有天下之難

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終獻

獻字句絕章著也言秦末公始為孝昭嚴稍蠶食

六國秦有天下之難百有餘歲至始皇迺并天

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總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

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

見奪於是削去五等隨城銷刃籍語燒書內鉞雄俊

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

發乎不虞謫戍疆於五伯句法閭閻偏於戎狄嚮應

瘠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

文勢錯落可誦

德力兩字

有斟酌德

指前代力

指秦此句

總上數段

見有天下

之難

獨論秦以

起漢

還召也

叙漢處獨

略是凌駕

手何則一段

總收上許

多意思極

警策精確

係而速自斃也此意絕妙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

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上照未嘗有焉何則古世

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鎬金石者

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然也故據漢受命譜

十八王月而列之先列月而後及其年時天下一統

迺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茅鹿門評此文英發奇偉妙處在秦之禁適所以

賣柑者言

劉覆甄

鄒東郭評後漢文章以孟堅為最只此簡氣勢雄

許穎陽評班孟堅文字余獨錄其簡短者

讀文音九範平水 卷之二 八 鹿兒島縣刊行

補明劉覆名其字伯溫青田人所著有郁離子覆瓿集

若汝也

王鳳洲曰句句可法無一字增減得

好句法

死符首節也豈地虎皮也

一篇主張先有此一句所以為此說

偶因博戲

抗有賣菓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曾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還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張個欺字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子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下教段好議佩虎符坐臯比者泯泯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投孫吳之略耶我大冠

飛神劍推却終南第一峯是此等氣象

文勢同浩音調高古

應上金玉敗絮等字收拾後語更有風趣是文機活處

應上金玉敗絮等字收拾後語更有風趣是文機活處

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效而不知禁法斂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於高堂騎大馬醇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此轉尤佳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于柑以諷耶只此一句便結了

鄒東郭評此篇託柑為諷而世情畢著覆瓿之文多矣余獨取此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茅鹿門評商葵周鼎之文是覆瓿第一文字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補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為武騎常侍後拜文園令○補文選以此文為後漢書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其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難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訊天子因宣其使指念百姓皆知天子意

敘事起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謂高祖至武帝威武紛紜

湛音沈厚也汪濊廣深也

湛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

披靡從化貌披上聲

因朝冉從

馳心定罕擊存耶略斯音嘶掄舉苞蒲

音嘶掄舉苞蒲皆地名

名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

漢文選作

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詞意

辭畢因進曰

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

此是正道理

勿絕而已

羈縻入絕馭夷之正法故天子所以羈縻者非欲廣臣屬也所

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

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之以

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犍之與中國並也

言不歷年

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求彊者不以力并意者

其殆不可乎

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之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

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蜀

此是破調上面說話至未皆此意

皆古靈夷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

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產陳

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及臻厥成

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行溢民人升降移

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鴻水禹之治水

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分東歸散其深水以安之其災也

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

而身親其勞躬膝胝音無肢膚不生毛射射也

此說亦是但施之非行之事則劉辰翁云此教語折難進言主意揚慎云以禹治水之事証非常之事然以比漢武事四夷之功則擬非其倫也雖是諛詞然寫出武

祖一作祖

帝非常狀蹠也股中小毛也莊子兩相女流下白毛之上過之而過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股不生毛類

古之上色烈凍手足解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稿決乎于茲且

是但其事則非文字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促嚙嚙蹄蹄拘拘文文牽牽俗俗

自好本項以下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

論宏議以然為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行溢懷生之物

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

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

之域方入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信十年左

加之罪其

小雅北山 澤史作滙 皆古靈夷 左社之心

十一 記馬孫川行

傳音里克
之語
殺史作
老作兄

辰史作豎

正解欲任
其事者
風福鳳
交咏歌也

祥河郡名
一作狀
揚升庵曰
其字从弋
弋代也
船木也郭

無辭乎
相如之文
中間有賦

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幸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李光緒云如東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淚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南風德言德如風行二方西夷而仰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闕沫若沫若二水名微祥河微塞也以水柵鑿靈山鑿通山道梁孫原置靈道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

忠恕云从
戈謬之
今盤江與
崇安江皆
然說萬卷
書而不行
萬里路者
亦不能識
字信夫

以此教語
聳動其君

聖五臣作
說減五登
三句便識
封禪遺書
所由作也

駕使疏遊不閉李光緒曰此下言蘇得耀乎光明言早也爽明也言化之所被者遠使疏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光明提福不亦康乎提安也音夫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此小段括一篇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五帝之德比漢高祖減者未親旨聽者未聞音此音猶鴛鴦已翔乎寥廓之

續文選
九卷
卷之二
十二
龍記鳥孫刊行

史失上有而字

茅鹿門曰
偉辨處傾
倒詞場藉
華慶雄視
私圖

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補眉兵反音明鵲
空廓象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

喟然竝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勞請以身先之敝因靡徙故因驚現狼遷延而辭退

樓迂齋評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美相和只是

強分疏却又要強說道理以禹治水為

此可謂率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

其好大喜功之心非所以正救其失也然

一文字自佳

林次崖評意思與喻巴蜀撥同皆好文章

唐荆川評後面自解難遷就強辨然看他前

貨殖傳一章 司馬遷

李廷機曰
即首叙起
便有法度

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補正義曰禹居陽城夏人政

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

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音關東南受漢江淮

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穎川

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數

結上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

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重地廣人稀飯稻羹

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補索隱曰隋音徒火交

上古少字也果搖猶疊包裏也今楚越之俗尚有

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鱉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搖疊

包裏之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

胡寅曰數
處形容無
不的當

王整曰此
文出入變
化不可捉
摸而中藏
軌法固森
然也

賦上音子丁音瘦弱也病也徐廣曰世賦苟且墮嬾之謂也補偷生無積聚而多

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

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

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

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

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

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

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

敵斬將塞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

穆文熙曰說盡世人

然世人欲

富不自知

誆此可以

自知矣

董份曰若論世俗功

利之心可謂洞燭肝

字或曰說先結切音

音與擊通

音愈引也

音愈引也

音愈引也

音愈引也

音愈引也

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

俠非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鷲

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掄

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

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駟亦為富貴容也弋

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谷避猛獸之害為得

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

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精也吏士

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

農工商賈首長固求富益負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

雜史作籜

余有丁曰
引譬語者
分曉

儒十七史
作儒

李廷機曰
叙貨殖之
資而地封
侯之家列
東粟漆竹
以至救屨
之數可謂
質矣而莫
不各飾以
文野謂質
而不俚也
以下連用
許多千字
而句法參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後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管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亦歲萬息二十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差長短相計

山居千章之材

章方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

又名國以下言每國之所出

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棗陳

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

涪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

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

厄苗音支千畦薑

非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

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

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

歲時無以祭祀進醵

飲酒也

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則無

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

少有鬪智既饒爭時

財則乃逐時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

讀史記九節平林

卷之三

十五

通原本作

通原本作

家貧親老

七句與無

若處守士

之行四句

正太史公

自道之意

但念心躁

語矯枉過

中所以來
班氏之謔
而世之喜
短長者則
又籍之以
紛紛矣

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也補農為上末富也
次之茲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
義亦足羞也

董用均評

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曾中野識見
如市兒質堅散艷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

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
數千載斷折違古其是非雖問謬于聖人
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論其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慮貧予以為漢武左
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
百姓皆藉責及王侯舊幣耐金而以此失
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
寓言滑稽之類以切儆一世耳若以為
言何至鄙猥顛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
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益他傳
妙絕可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論史評作
責一作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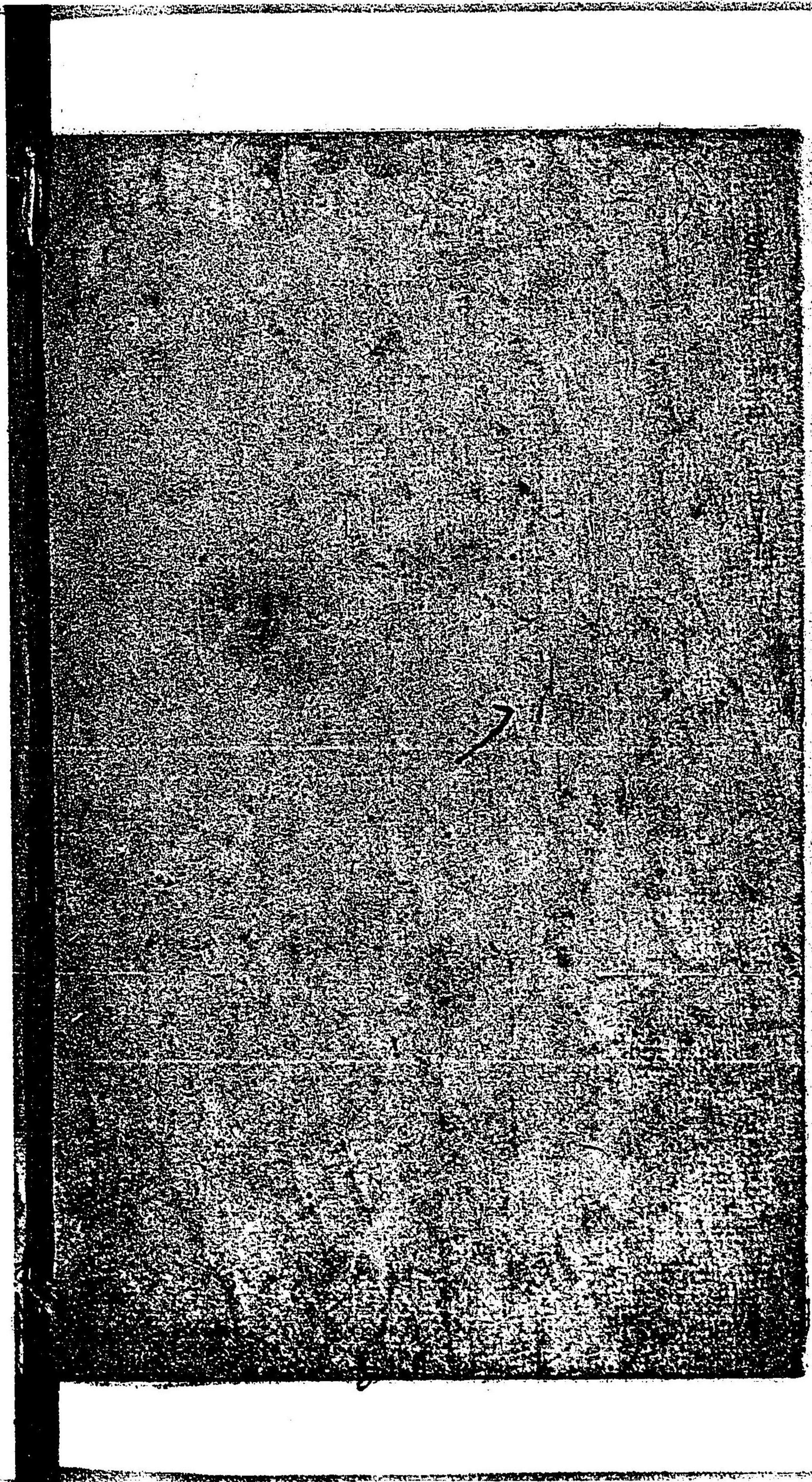
男 惟和參校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二畢

0802
190

1145





特70

518